



有朋自遠方來

梁潔芬

(甲) 鄧以明主教回港治病探親

去年十一月初，香港天主教方面出現過一片哄動，因為被中共囚禁了廿二年的廣州教區鄧以明主教，於去年六月被釋放後，於十一月五日抵港治病及探親。教區上下以雀躍的心情迎候這位為主之名而受折磨的上主的忠僕。

鄧以明主教是單人匹馬以七十二高齡還帶着有病之軀由廣州起程南下。港方於前一晚才知道正確班車時間，於是，匆匆地由副主教及本港耶穌會會長及三兩名

司鐸趕往羅湖邊境，希望以第一時間協助他在香港移民局順利過境。當時的鄧主教手拿着簡單的行李，經過深圳的邊防站檢查手續後，步過羅湖橋，與迎接的友好司鐸一起坐汽車直達香港教區的主教府，就開始他的治病及探親活動了。

鄧主教看來矮小體弱，却不脫謙虛牧者之風。在廣州附近的黃華看守所及潭崗看守所渡過了廿二年生命中最有作為的日子裡，什麼職銜都被剝得乾乾淨淨，出獄後始獲平反，被中國官方承認恢復廣州主教之職（本來從教會方面看，主教神權不可以遞奪）。與他第一次接觸的人發現他雖年屆古稀，但精神矍鑠，目光有神。頭上銀絲白髮，配上矮小身型和不驚人的相貌，驟眼看去，很難看出眼前的是曾為教會嚐過廿二年鐵窗風味却仍然堅定自如的英雄人物。他以謙卑及友善的態度應對，那種處事泰然淡然的神情，充份表現出他已達到爐火純青、超然物外的化境。雖然他學貫中西（在歐洲讀文史哲學、在上海讀神學），精通中文、英文、拉丁文、葡文及西班牙文，但他常謙虛地自稱頭腦簡單（英文公教報八〇年十一月七日；香港天主教新聞處新聞稿八〇年十一月五日），說自己有廿二年與現代社會隔絕，現在要從頭再學習一切。

鄧主教出生香港，是地道的香港人，此行是衣錦還鄉，回到親戚鄉里之間。雖然抱病，但是常有大群人邀請他參與教區及堂區的經常性活動（公教報八一年一月廿三日、一月卅日、二月十三日、二月六日、三月廿七日；南華早報八〇年十二月廿六日）。他之出現自然吸引大群人，因為他在信友心目中是個了不起的英雄，是中國境內政治運動無數犧牲者的代表，兼且他能以廣東話交談，所以對本地人毫不陌生。他在被釋後仍滯留廣州期間，教宗遠在梵蒂岡向信友的簡短講話中，遙祝他進修會金慶紀念，特別表達了他對鄧主教的欣賞及感謝。（南華早報八〇年九月八日；公教報八〇年九月十二日；羅馬觀察報八〇年九月十一日）教宗訪菲期間，鄧主教因病不能前往會見，而教宗却派國務卿加薩羅利樞機主教從東京繞道專來向他問候。八一年二月廿八日，加薩羅利樞機主教和鄧主教開記者招待會，（香港天主教新聞處新聞稿八一年二月廿八日）當問及中國天主教會提出的自治、自養、自傳是否與梵蒂岡的政策衝突時，鄧主教指出：目前的分歧點主要在於「自治」問題，梵蒂岡對自治的解釋，並非是完全獨立的意思。如雙方能解決此歧見，則愛國會所提出的「三自」與普世教會提倡的「教會本地化」政策非常相近，相信這問題可以解決的。他又說：中國政府對教會的態度已有很大改變，近年來許多教堂重新開放，而在內地的天主教信徒，均為這種不斷發展的形勢而深受鼓舞。當問及他會不會充當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的中間人時，他

表示，這種事，非他這般職位低微的人所能做到，主要是靠上級通過交換意見後，才能達成協議；但如有需要，他亦願意效勞。（快報、文匯、星島晚報、星島日報，商報八一年三月一日）

鄧主教於四月廿八日飛往羅馬，他此行的目的不只是如同其他主教一般，向教宗作每五年一度的述職；他還是五十年代以來，第一位獲得這種述職機會的中國主教。此外，他在四月卅日往梵蒂岡謁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受到教宗特別垂青和眷愛。教宗表示「非常希望表達他對鄧主教的感謝，並直接聽取鄧主教講述有關中國的報告。」因加薩羅利樞機與鄧主教在港會面時，曾討論中國與梵蒂岡恢復正常關係的問題，所以今次教宗親自聆聽這位「既忠於教會、又歸屬於國家」的主教的報告後，對處理中國教會的問題上，定有莫大的幫助。（明報、虎報八一年五月一日）

鄧主教甫抵香港，港方天主教當局馬上召開記者招待會。在會上他一一回答刁鑽的問題，提及有關二十二年牢獄生活的滋味時，最令人欽佩及感動的就是，廿二年的囚禁使他學到很多政治問題，但他表示天主教的思想在他腦中已根深蒂固，所以多年來他仍然虔誠信奉天主教，而且他認為基督的博愛精神很重要，所以二十多年來，心中沒有懷恨，也絕對不會採取報復行動，例如：揭發監獄的內幕，把廿二年鐵窗生涯摘錄成書等。在獄中，他只記掛着教會和教友，所以出獄後，只希望為教會再度工作。（中、英文版公報八〇年十一月七日；明報、中報、晶報、星島日報、快報八〇年十一月六日 ^教

一位英籍記者（非天主教徒）在出席鄧主教抵港後的記者招待會後表示：照常情而論，他不能相信鄧主教心中不懷恨，因為廿二年來時光虛渡，一切事業盡毀；但是看看他的表情和言語，那份祥和之氣、寬容之色，叫人不能不相信在他身上存在着基督徒典型的「寬恕」。

在公開及非公開的場合裡，鄧主教常表示中國現在只有一個天主教會，信友們以不同方式表達同一的信仰。鄧主教正努力向國內外人士澄清對中國教會的誤會，解釋「愛國會」不是「愛國教會」，只是教會內的一個組織而已。（英文版公報八一年三月廿七日）他表示病愈後將回國服務，要團結屬下的神父和教友，鞏固他們的信仰生活。

（乙）中國基督教代表團親善訪問

本港基督教方面在三月中出現一件盛事，就是迎接中國基督教代表團，自解放以來，首次來香港作親善友好訪問。（新華社廣州電八一年三月廿二日）

以丁主教爲首的抵港中國基督教訪問團，一行八人，於三月廿二日下午從廣州乘直通車抵港，在紅磡車站，有本港及亞洲基督教諮詢會議的代表迎迓（大公報、文匯報八一年三月廿二日）。接着，他們展開一連串活動，包括參加由三月廿三日至廿六日的亞洲基督教諮詢會議，出席各項招待會、宗教典禮、研討會，以及參觀各機構。因爲留港的日期只有短短的十九天，兼且他們是首次的友好訪港，所以幾乎每天填滿密麻麻的節目。他們接受港方熱誠招待後，於四月八日下午舉行茶會回請各有關人士，而且發表約千多字的「致香港基督教弟兄姊妹書」，內容除感謝上主引領他們順利進行訪問外，還表達中國教會堅守現行的政策——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原則（大公報八一年四月九日；致香港基督教弟兄姊妹書八一年四月八日）。四月九日在教會人士及新華社同人的祝禱珍重聲中，乘火車北上回國。

基督教代表團的領隊是中國教會領袖丁光訓主教。在介紹訪問團的名單中，得知他是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主席、南京金陵協和神學院院長、南京大學副校長。從別的文件中，得知他也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首席常務委員。（《中國手冊》英文版、香港大公報編印、八〇年出版、第八十一頁）他早年畢業上海聖約翰大學，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取得文學碩士。在匈牙利 DERECEN 取得神學博士。可謂學貫中西。而其他的同行成員包括沈德溶先生、唐馬太牧師，曹聖潔女士；蔡文浩牧師、熊真沛牧師、韓文藻先生及羅冠宗先生，他們都是中國基督教協會、三自愛國委員會或基督教男青年會的主幹人物，大部份在五十年代的教會圈子裡已經非常活躍。

團長丁光訓主教於七九年曾率團訪問美國和加拿大，引起海外教會人士的哄動，甚得他們的好評。他在訪港的許許多多的活動及不同場合中出現，都是大方有禮，點頭微笑，更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無論在會議或研討會中，他寧願多聆聽，少說話；但說話時，口舌靈俐，應對自如。如遇刁鑽而尷尬的問題，他會輕輕不露痕迹地避過，處之泰然，總不會被挖苦的問題難倒。

中國基督教訪問性質是友好交流。因爲他們只得短短的十九天的逗留，如需參觀香港像星羅棋佈的宗教組織及參與無數的宗教活動，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在緊湊的日程中，着重接觸香港教會領袖及機構代表，出席有代表性的和有意義的

日常教會活動，如主日崇拜的講道等（文匯報八一年三月廿七日、三月廿九日、三月卅日；大公報八一年三月廿九日）。

中國基督教訪問團剛到達紅磡車站就回答記者的問題，免得記者們捕風捉影的瞎猜，這是明智之舉。以後於廿六日下午又在九龍窩打老道男青年會舉行記者招待會（文匯報八一年三月廿七日）。在留港的日子中，他們參加過不少研討會，接受無數人士詢問中國教會近況的問題。他們在回答問題時，一再表示堅決持守三自——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避免把教會帶回解放前被稱為洋教的地步；爲了消除這洋教的形象，無論中國幅員多麼大，基督徒多麼少，教會決定自己負起在國內傳福音的責任。而且在很多場合上都重複這點，並且強調基督徒應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以行動作見証，亦強調國外教會沒有中國教會當局同意而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這是不友善及不尊重之舉，屬於不受歡迎之列。中國政府對宗教人士持「求同存異」的態度。中國教會方面持守「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的原則。他們正在研究，可否在不影響中國教會獨立自主的情況下，稍微接受外國教會個人或團體的友好和不附帶任何條件的捐贈。（大公報八一年三月廿三日；文匯報八一年三月廿三日；南華早報八一年三月廿三日、廿七日、四月七日；虎報八一年三月廿七日）這幾點和丁光訓於去年十二月廿三日與港方丘恩處及吳建增牧師談話紀錄整理後而刊出的「十四點看法」，完全一致。（「十四點看法」，見於《信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出版，八一年三月）

（丙）展望將來

在不同機緣下，中國基督教代表團和鄧主教昭示了中國基督徒的見証生活。

中國基督教代表團的訪港，除了增強兩地教會的瞭解和溝通外，更提示我們要成爲成熟的基督徒，負起參與建設社會的使命。

鄧主教所給予的清晰訊息却是：雖然他年高體弱，兼帶着抱病之軀，仍然沒有怨懟地欣然接受這份信德所要求的長期苦難；並且以喜樂和忘我的精神，去尋求任何能服務中國、服務教會的一切機會。

本聖神研究中心有幸邀得丁主教及鄧主教的光臨，真是蓬華生輝。雖然兩位主教在香港扮演不同角色，懷有不同使命，但我們熱切祈望，他們返回中國後，在上主的眷助下，均能負起同一的使命，作中國教會及世界其他教會之間的「橋樑」。